



類函 百三十六

三百五十六
四百六
三百六
五十六

加
427
138



4 3



新金田圖書印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諸山君以贈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諸山君以贈

新金田圖書印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諸山君以贈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

人部六十四 言志

言志五下

原賦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
 如玉砾砾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
 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紘
 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歲
 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徘徊
 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
 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

澗而臨截嶽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取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逾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真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項之遠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飄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

髣髴惟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粟取弔於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叛迴宄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妣聆呱而幼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繭以存荆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

志而弗傾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歿世而
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絃覆兮實業謀而相訓
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
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鱗兮漢賓祚於異代 魏曹
植元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
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
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元暢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
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
目綴三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倖祿邁九二之嘉祥上同
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

鐫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
結而延佇志鵬舉以補天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
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
邁之短脩取全真而保素弘道德而為宇築無怨以作
藩播慈惠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
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又幽思賦
曰倚高臺之曲隅處幽僻之間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
霽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
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
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弦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

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劉楨遂志賦曰幸
遇明后因志東顧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
云當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巉溪
之鴻洞觀日月於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檀林之柔芳
皦玉榮以曜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
之煌煌耶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
礪礪以廣其心伊天室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
於東隅掣叛臣乎南荆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
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漠以無爲元道穆
以普將翼僑乂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蕪

託蓬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丁儀
厲志賦曰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
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而隕殘羨首
陽之遺譽憎千駟之餘訕宗舍藏之偉節薄鼎角之自
干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鑒登險之敗績顧清
道以自閒瞻亢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
卑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兔亦取斃於豪翰
援大雅以爲戒眺冀勝而自歎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
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真僞以紛錯穢杯孟之周用
令瑚璉以抗閣恨驟驢之進庭屏騏驎於溝壑疾青蠅

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痛三代之見薄
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既没牙輟弦
而不作敦三思之彌憤動循牆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
履日新而悔昨 韋誕敘志賦曰緊鴻烈之末流蒙祖
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
耘遂能辨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
寐以歎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於行
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
璫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
憤心夕陽以愧惡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奉朝

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
馳微奇功以佐時徒曠官其何為匪遜讓之足殉信神
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夏侯惇
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慾以求
歡苟抑沈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善善信循
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迤蹇始潔操以迄今每適道而靡
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戰戰以矜慄杜穢
釁而防微斂規節以踐迹冀天鑒之佑誠勤恭肅以端
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奄其薄沒既白首而無成世務
多故吾固甘夫無為名不足以為尚空勞穢以自卑永

無事以安神故幸歿之無知。棗據表志賦曰據忝職
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敘齊登玉階侍日月久矣出
為冀州刺史犬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
言因而賦之曰過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
辰當樂夏之凱南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鸞之垂翼因神
蚪之光鱗浮眇末之織質濟吾身於天津邈盧敖之所
涉階多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覲汗漫之威神情飄
飄而凌雲意髣髴於真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嗟
峨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蹈糾紛之絕軌攀大
椿之疎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思

條情戀戀於昊蒼懷聖德之弘施情燥切而內傷感有
莘之媵臣願致主於陶唐 潘尼懷恨賦曰伊疇昔之
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朔風以理翮冀
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羈以
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巖策嗟遊處之弗遇奚
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當屏氣以
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傅釋板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
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
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
逡巡而造辭 傅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厠瓦礫

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
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
宣我累厥聲豈伊不愧顧影慙形雖自百於隕越懼恩
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
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耽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
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梁乎
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實
深雍可南面千載晞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
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烏之至情竭歡敬
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

永收迹於蓬廬 曹攄述志賦曰慕浮雲以抗操耽簞
食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溷
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沈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
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
經微見幾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逾
世而並榮舜拘忤於焚廩孔怵惕於陳匡紛屯蹇之若
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恍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麟
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
望承聖喆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祀之芳華帶鍾
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佩之玲玲悲盛衰之遞

人部

山陰真名卷三十一

言志

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掩淚曾一歡而九咽陸
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
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元蔡邕元表
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
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元表雅而微素思元精練而
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
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虛温敏雅之屬也行抑揚頓
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備託作
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罪於汝墳繇
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其

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禰八葉而相茂舞
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
繇邈豈孤人之能胄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
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棲巖而神交伊荷鼎以
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
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劔魏和我而擁樂彼殊塗而
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
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
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運
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

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
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
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
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歿
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縣邈而莫覲
徒佇立其馮屬感士景於存物惋隕年於拱木悲顧盼
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海曲
既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
之良難愍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
憶路草以解顏甘董荼於飴苾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

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梁元帝元覽賦曰歲次旃蒙
月建司空變蕤賓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褰帷九水作
牧三宮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唯地為厚
唯王國之粵我皇之握鏡寶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
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于副后踰啓誦而為首既論
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
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
穹窿將遊目於五湖乃浩覽於姑蘇臨閭門之跨水聳
重闕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我我張素蓋而
縈洲嶼馳白馬而赴江淹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

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脩詳夫皇王爰處本無
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
旗紫蓋域中為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八命而
建旗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經
釣臺而南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為黃塵之
一丘臨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淒涼試極目乎千里何
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達交迸
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劔家給火耕之田爾乃樹之榛
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橘矧高晏於城隅駐五
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繇

駒蘭釭夕燃合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
奉信珪而入朝驅駿駟而乘輶既總司於戎旅亦兼飾
於豐貂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簡
懸鍼倒籛之書擬河獻之留真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
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雁而兼陳
嗟今來而古往聊絕筆於獲麟 又言志賦曰天文既
表人文可觀知負宸之未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
補天驗辟合而珠連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弦聞
夏王之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亶彌媿於
棟隆戮封豕於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璵璠並

來遊於菟園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
北閣因寘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夙
有尚於清靜叨再入於鄢郢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
之井遂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
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
勿休實旨酒之忘憂絕何楊之妙舞廢繇駒之善謳彼
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勞於
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啜煩桂偃蹇而臨棟石穹窿
而架門對灌木之脩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
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況登樓

而作賦望淮海而思歸

增簡文帝悔賦曰默默不怡

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
鶴雙舞檐鳥獨赴岸林宗之中憑南郭之几元德之眊
聊縈子安之歎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
憂歎圯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
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蘧子蹟夫履車之人豈止一
途而已又曰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兮多自
欺不遠而復幸無嗤建功立德有常基冒馳臆斷多失
之前言徃行爲可師 北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
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

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煨而堪眠豈必
連闈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
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
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况
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
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
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
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
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
撥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

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篔簹覆地有堂坳藏狸
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
遲敲隘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
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
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著金精養
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攄李萸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
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
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
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

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
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駟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
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
魏顓之命薄晚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
鴻之妻焦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
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籍
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元武之觀時參
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垂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
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
途於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

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
之雪百靈兮倏忽精華兮已晚不惜雁門之躋先念鴻
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曝骨於龍門
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隋蕭
皇后述志賦曰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屏黜煩
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誠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
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
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為善之何依慕周姬之遺風
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
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

雖生質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益寡謂何求
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唐張說虛室
賦曰明月窓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尊酒絕南鄰之管
弦理涉虛趣心階靜綠厭百慮之勞止歸一途之兀然
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成貪兆役二見
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費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夭
每竭源而追末必志多而獲少心瓦是幻法本皆空大
哉默識守此元通 韓愈閔已賦曰余悲不及古之人
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
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

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
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
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
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
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為誰衆皆舍而已用兮忽自惑其
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
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
宜惟不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
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其焉
悲 劉知幾思慎賦曰惟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

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為福先無為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為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閭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為介胄以忠貞為劔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雁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疎既滿而辭仕表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愠喜漢先主之立誠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為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 無名氏韋弦賦曰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

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埴篔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緩之于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恒佩因履端而不競式彰茂德分意表情禮節既備敬慎孔明參衣冠而振序列簪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誠與千古之揚名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曰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為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為君運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猶理絲而又棼且物之惑人無窮人之徇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

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真罔之多端諒御用而由已
李德裕知止賦曰況乎托北阜以為宅就東山而結廬
仲樂得於清曠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
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漢之逶迤少室東映於
原隰鳴皋西對於林閭其近翫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
木盈於萬株逕被芳蓀池映芙蓉聽求友之鳴禽見自
樂之儵魚徙奇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
澤聳青岑而韜瑜昔有罷侯種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
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
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遠墟磨麈

遠而騰倚鳧雁去而相呼酌盈尊以自慰賴鳴琴而不
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遍遊於
名嶽蠡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
斯忘於稅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
有餘庶收光之未晚期終老以桑榆 白居易君子不
器賦曰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
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
蓋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
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舍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
誠以脩詞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

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
釐彼子貢雖賢惟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
資是故非求備者又何足以知之豈如我順我通塞合
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
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
器因器圓方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
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內弘道以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
斗筭之奚算諒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
能否豈不以神為元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
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

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至乎哉冥心
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
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顧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
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
子斯焉取斯 浩虛舟行不由徑賦曰且遵道如砥持
心若弦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顏生附郭之田
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既而披蔓草之荒
涼見遊人之邈迤方檢身於邪正寧繫懷於遠邇楊朱
悲道喪事亦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當舉直以錯
枉冀風行而草靡苟非賢智之為心孰能如是 元吳

萊定命賦曰託松柏之幽蔭兮招鹿麋而與儔俯環堵
之湫隘兮猶采椽之彫鏤駕柴車之樸素兮亦炫燿其
華輶等羹藜乎梁肉兮齊衣敝於貂裘窮匪通其不鄙
兮賤無貴以何羞嗤予音之寡和兮譽汝器之無不周
斯視聽之既愜兮曾不遇曠與婁麒麟出而野死兮鳴
鸞鳳之啾啾幸定分之有在兮肯他岐之往謀 明薛
瑄自修賦曰皇降予以衆美兮寔清明而粹全胡賦質
之不猶兮乃蔽昧而強孱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修之
闡關誦古訓之數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
兮猶未從容乎矩步忽內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既

復而或失兮怠與敬其交騫心暫開而或蔽兮理與學
其紛互此實進退之機兮肇千里於跬步苟淩擇之不
勇兮將邪贏而正負蓋必於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
欲其屏去既經心以自明兮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
存存兮全上天之所賦 王廷相靖志賦曰余幼嘉此
遠遊兮效羽儀於闡闡既反志而靜觀兮渺虛無之靡
汨嗅文籍之靈華兮心固結以如石揭大猷以振世兮
闡鴻龐之未闢仰周孔之遺則兮希聞韶於千載力述
遭而弗及兮徒蠹心而測海 又悼時賦曰豈貪生之
常流兮迷異道而誣世諸有求而莫獲兮反予聰而大

觀予苟不畔於道槩兮行窮困而志完矧沈冥爲真詮
兮終解脫乎憂患要時命之可俟兮胡悒悒以長歎
袁袞閔俗賦曰閔世俗之謠詠獨修姱以練要懲遺烈
以旌植飾鞿羈於中道秉幼清於初服固周容者之所
誚昔姬旦之申繇列如石以矢辭披騷經以繹趣謂追
曲其淪胥紛儀一而心結耿詠贊於曹詩諒軌護之弗
渝又焉能遠夫毀咎戒甑坯之戾緩和脣吻而弗狃考
聖哲之所藏寧孤抗以寡偶彼蘭茝之昭質兮挺幽谷
而彌芳覽珪璋及筐篚豈改錯其圓方苟呶訾以悞慢
恥志墨其弗章保厥美而委順庶旁燭於無疆又思

歸賦曰余旣不能徇華以苟祿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
孔接浙以違齊兮軻濡滯而出晝欽疏傳之炳幾兮脫
桎梏於組綬梁歌噫以竄稽兮梅挂冠以遜吳仲樂志
於園藪兮張興思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超繳繒而遠
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永逍遙於江湖李好文感志
賦曰余非昧而至愚誠有徵乎前哲聞耕獲於德道兮
內懷寶以自珍豈畎畝之足樂兮闡閭漠而無聞昔樊
須之請稼兮廼獲請於聖人摯冥冥其鴻飛兮猶釋耒
乎有莘溺耦洎之不反兮又奚足與爲羣悲此志之未
伸兮秉經德之不回心飛揚而披離兮曷日夜而疲懷

沈愷景初賦曰反白雲之故廬兮寄崖谷以自怡神
龍吻其潛淵兮恒日夜其抒思銜六藝之珍駕兮遊道
德之平陸上何微之弗彰兮下何隱之弗燭紹斯文之
末裔兮振浮靡之薄俗敢修辭以耀世兮將以窮天地
之奧闢仰上古之羲皇兮復夢寐而索之惟此心之用
昭兮曠異世而見知乃養恬以頤年兮竊連娟而委蛇
物靡晦而弗昭兮度有常而不虧不出戶而知天下兮
何必涉遠而淒其周沛遂初賦曰竊予生之不辰兮
惟闇昧以憤瀆遵軌度以託處兮猶違違焉其競逐嗟
先民之既逝兮世貿貿而罔極彼籟篠之眇小兮紛盛

麗以無斃稽堯舜之勲華咎夔輔而稷契揚姁君臣之
胥慶下及於有商尹負鼎以醜夏虺矢誥以釋湯君聖
賢以六七作咸能覩乎往古旦頓開周以八百猶繼之
以申甫繫叔季之雲擾益脂韋而葺闕雖誼辟之代興
憫忠良之罔察肇皇祖之啓運兮滌腥塵而廓寰宇累
八葉之重光兮俊乂登而禮樂起海內外之向風兮抱
一藝而靡遺獲余渺之啟罔兮曷偃蹇而無為詎子行
之未修兮折帝降之莫違彼華室以旃幪兮予構泉石
之敞廬服軒冕以赫奕兮有衣裳之在笥錯珍羞以列
鼎兮嬉彈鋏而無魚既飽食以自適兮庸馳心於外慕

采西山之薇蕨兮又奚計夫旦暮 陳羽攄臆賦曰予
幼好此奇服兮羌潔清以自修佩明月之寶珠兮披翠
雲之綺裘闔闔開而顯通兮浚雲霓而上征叩天闈以
自獻兮皇既錫以榮名世方喜通而醜直兮竟鑿枿其
圓方寧擯逐以遐鶩兮理召杜之遺疆既滋甘棠之百
畝兮又樹之以桃李世既莫吾知兮傷蛾眉其見嫉蒙
羞忍詬蒲伏轅下兮甘株守以留滯亦既遭乎家難兮
遂屏居乎堊室幸寶運之中天兮二八踰踰而在庭思
一命以自效兮期不負乎平生夫豈無箕穎之心兮謀
不忍其陸沈惟予悻直以自遂兮乃逢怒而招尤荃不

鑒予之貞誠兮志不售而見仇羣賢騁騁以彙征兮予
獨胡為乎此行信前魚之可泣兮抑積薪之見凌臨廣
路而鬱陶兮惟以思夫美人揚雄執戟忽已疲兮更生
十年而不遷予既不及古之人兮又何咎乎時賢命有
所制兮時有所窮物極必反兮庶幾追前修之逸駕亂
曰窮冬飛雪遠帝京兮心旌搖曳指鄴城兮層冰峨峨
平沙千里兮瞻戀魏闕蹇不可已兮遭迴脩塗有懷曷
吐兮白雲在天遠隔吾土兮抑鬱侘傺心遙思兮離家
去鄉曷逾時兮攄誠作誦聊以自慰兮開春發歲忽乎
時其暨兮

人部

詩經卷之三十五

言志

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原書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
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
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
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事一不當
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
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
空卷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功亦足暴於天下矣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
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
能自列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
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
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淩況僕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
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
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
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
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
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
難為俗人言也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
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
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

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
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
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
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
譏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
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今予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琴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

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遨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

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救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
何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曹植與吳
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
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笳簫發音
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
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之壯志哉過屠
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
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
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

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
有參商之闕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
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吳質荅太子書曰
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
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弦
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
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
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輾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往者孝

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舉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流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又荅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迤邐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櫺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

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胃襟懷眷而悃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孽發徽二八迭奏埴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懼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
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與從弟書吾以布衣
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大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
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
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
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為容棺之墟假
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
位何能不懼盈滿受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
奪微志爾 劉琨答盧湛書曰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
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

以喜昔在少壯未當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
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壽張困
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
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推終
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整歡譬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一丸
銷之爾夫才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
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
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習鑿齒與
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
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

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
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
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
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襄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
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
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
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蕙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
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
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
下不並為景行乎 齊謝朓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

之士者何其上則闕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緡舍築
鬱為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
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白茲以降參差萬緒或迹著明
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褰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
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
若相如之愛奇任節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襄楷
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
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
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曰山
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

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禪聖政以此慙
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
觀夫全軀具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
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束高門之
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呢訾粟斯容與自憙亦復
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王僧孺
與何炯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
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
手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
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肯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

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
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臥
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握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
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
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畧方旦抱樂銜
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櫬備聃佚之柱下充嚴
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
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躡司隸懍懍思得應弦
譬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
鑽皮文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

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
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
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外無奔走之
友內之疆近之親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藥一朝捐棄
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
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
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草色風搖樹
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
悲夫冀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摛綺縠
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唯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

嵩愍其留質憐此行乞爾 又荅江琰書曰猥惠嘉音
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
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
栖林狁以崇楹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况復以一離
訴棄賓實濯然豈復能使一筭可輕八廚斯引且登清
漢乍棄黃汗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石籍卉
班荆不過田畷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嗚嗚相勞羹
藜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
賢之德作頌整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况
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

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增北周蕭大圜言志書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
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
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
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
子陶未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言不高
物而欲辛若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
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逾世網面修原而帶
流水倚郊甸而枕平阜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
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

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
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
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
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范氏
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
歲時披良書探至頤歌纂纂唱烏烏可以虞神可以散
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絳申脰就
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

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
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耆躡足出
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唐
韓愈上鄭相公書曰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
念曾無絲毫事為報荅效日夜思慮以為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或宜行則行
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
君子之道王績荅馮子華處士書曰知吾縱恣散誕
不聞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
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

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
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廩
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
耘簾蓑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
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
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
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
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
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
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為巧不必與夫悠

悠閒人相唱和也孤住何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煙火
便知息身之有地也 又荅刺史杜松之書曰博士陳
龜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
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
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為日
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
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
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
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情盡惟天席地友月
芻風新年則柏葉為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

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
攜壺直與同志者為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
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
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朝去矣
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明王廷陳寄余子書曰為疎
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
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污其富
唐寅與文徵仲書曰亦將隳括舊聞總統百事敘述十
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
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自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

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 徐禎卿荅獻
吉書曰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
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
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

增誌梁劉峻山栖志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
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辭而樂垂
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
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闔並然
其所然悅其所悅予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
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澤坱鬱若其

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
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
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有
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
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
苞綠裏搖白蒂抽紫莖櫛蠹荈蓴稍風鳴籟垂柯簷戶
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
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
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
農隙時閒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

至班荆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嚙盛論箱庾
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迂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
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宋羅大經山居誌曰唐
子西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子家深山之中當春
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
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
周易國風左氏傳雜駮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
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
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
供麥飯歡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

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
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
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
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
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映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
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
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增表魏曹植求自試表曰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
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
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

人部六十五 行旅 逆旅

行旅一

原爾雅曰征邁行也 易曰天行健 又曰牝馬地類
行地無疆 又曰利有攸往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毛詩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 又曰惠而好我攜手
同行 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禮記曰行則有隨

立則有序行而無隨則亂于塗 **增**周禮地官遺人凡
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原**左傳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

行旅

一

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則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又
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又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 又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 又曰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屣屨其可也

增孟子曰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 又曰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 **原**莊子曰適百
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行旅二

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馭昌寓
參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又曰黃帝遊乎赤水之池登於崑崙之丘 史記曰禹
乘四載隨山刊木山行乘橈泥行乘橈陸行乘車水行
乘舟 毛詩序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彷徨而不忍去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曰周公東
征三年而歸曰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 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絕漳水西征賓
於王母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 **增**韓非子曰管仲
從威公至孤竹春往冬返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
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莊子曰士成綺見老

人部

增盤類函卷三百六

行旅

二

子百舍重趺而不敢息 **原**史記曰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家語曰齊人歸女樂魯君觀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 **增**後漢書曰李固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原**又曰秦始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北至琅邪 漢書曰武帝行幸雍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 又曰行幸至甘泉宮賓禮外國客又行幸東海獲赤鴈 又曰武帝南巡至盛唐祀虞帝於九疑登天柱山自潯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徧海而還

所過禮祠名山大川 **增**又曰武帝使鄭莊視浚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 **原**又曰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支匈奴留之十餘年騫持節不失西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支從月支至大夏窮河源廣地萬里九譯至殊俗威德徧於四海 **增**晉書曰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前秦錄曰苻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涂工商資販於道 北史曰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土堠經雨頽壞每煩脩之自孝寬臨州乃

敕部內當堠處植槐木代之既免脩復行旅又得庇蔭
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道路一里植一木十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
焉唐書曰魏徵勸帝行仁義至是天下大治行旅不
齋糧取給於道一統志曰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
長沙守溫益下逐客令旅店不敢容風雨夜渡湘江山
僧列炬迎之張栻爲浩築臺朱熹刻石曰道鄉明劉
氏鴻書曰宋紹興辛酉周輝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
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
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示是乃蘇內翰

留題登榻觀之即八月渡重湖詩也僧曰以所處深險
人跡不到故留至今宋史曰賈似道謫高州團練使
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
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
道輟轎蓋暴行秋日中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
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
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八月至漳州木棉菴虎臣屢
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
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元史曰憲宗征大理國自六
盤山經臨洮下西番諸城抵雪山徑盤屈舍騎徒步鄭

鼎負憲宗以行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旁危石立
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
書曰太祖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
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人語曰吾視乾象當
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踰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
耶上聞而異之即以手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
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脚踰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流
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
舟州史料曰丘文莊公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
鄱陽湖夜夢達官訶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脩戚瀾也

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三日後有風濤之
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
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
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

行旅三

原祖矣 何之 詩駕言祖矣 陵詩遊子暮何之 李 跋涉 劬勞 詩夫跋涉 夫劬勞
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涉于野曰 駢駢 蕭蕭 詩駢駢 蕭蕭 征夫 駢駢 蕭蕭
又蕭蕭 又蕭蕭 又蕭蕭 擔簦 隨牒 戰國虞卿躡屣擔簦以說趙 漢匡衡曰但以無階朝
馬鳴 廷故隨牒 在遠方 惻憐勞梗泛 原犯霜露 適莽蒼 露以逞君心 莊

人部 惻憐勞梗泛 原犯霜露 適莽蒼 露以逞君心 莊

子曰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腹猶不知期必有方

子然莽蒼近郊貌果然飽也論不齋糧有行色

語父母在不知其期易至哉方窮日力古詩日暮途且

古詩車馬行旅二行色悲故鄉征夫捷捷人彭彭注彭彭

之力而後宿日行人彭彭征夫捷捷人彭彭注彭彭

多也又捷捷焚次喪僕懷安敗名易旅焚其彭彭

業也征夫捷捷焚次喪僕懷安敗名易旅焚其彭彭

左傳懷與捷捷焚次喪僕懷安敗名易旅焚其彭彭

安實敗名捷捷焚次喪僕懷安敗名易旅焚其彭彭

式微之詠高蹈之歌胡為乎中露胡不歸微君之故

之卑數年不覺使我也忽如遠客各在天涯古詩

高蹈高蹈謂遠行也忽如遠客各在天涯古詩

捷之勞秋蓬之轉詩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增匹馬

又各在天一涯行客原于橐于囊不日不月月生

孤舟殘茶冷酒萬里西復東匹馬愁衝晚邨雪孤舟

悶阻春江風李白詩朝遊九城陌肥馬香敝裘羸

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馬長歎息十年

馬店月橋霜離家歸未得敝裘羸馬苦難行僮僕盡

飢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

未征雲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行晨起

動征山路枳花明驛驛因思杜陵夢鳥雁滿迴塘餽

金為贖貸錢為資者必以贖辭曰餽贖將有遠行行

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贖辭曰餽贖將有遠行行

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沐雨櫛風飛雲滯

月文選櫛風沐雨多在道路者沐雨櫛風飛雲滯

與言親語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班荆

年楊載詩挾書萬里朝明
主仗劍三年別故鄉

行旅四

原辭邦去里道長吳王謂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

道敞詩載脂載牽辦裝龔勝傳曰賜

夙駕詩星言周行楚辭征夫跋履左傳跋履阻

蜷局楚辭僕夫悲予懷行色莊子曰今者闕然數

行程楊誠齋詩到家失却行蘭足劉禹錫曰有行色

誠齋詩知道望鄉看不集詩船上人南北波間交語

見也須一步一回頭崎嶇峽熨帖波誠齋詩行盡崎嶇

支離飄泊杜甫詩支離東北風塵投邨問店陳陶詩

野水問店原不逞起處靡所底戾四方之志

萬里之游每懷靡及匪居則寧朝冒霧露晝

披塵埃登山臨水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膠慄

推膏車秣馬韓文膏吾車羈旅之臣左傳羈旅之

羈旅之情西征賦遠行徑泥林霧劉子翬詩徑泥黃

橋穿石滑范成大詩魂驚版趁鳥下灘誠齋詩侵衣

風裏眼趁鳥飛絮送行又詩柳絮送船知不車殆

馬煩西傾車殆馬煩蒙霜沐雨淮南王傳蒙草草

勞人絲絲遠道張耒詩草草勞人常少古古今今

路朝朝暮暮行唐庚原口倦乎叱咤手苦乎轡

人部 淵蓋頤的卷三百六 七

筆 夏為大暑暴炙 冬為寒風偃薄 **增**行色秋將

晚 交情老更新 杜甫詩 客舍盈尊酒 江行滿篋詩

物應 稍聽鄰船語 初分異土言 梅堯臣詩 我行日亦

行 日歸我未歸 楊萬里詩

行旅五

原詩古詩曰驅車遠行役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

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增**又曰橐砧今

何在山上復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原**魏文

帝詩曰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

彷徨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愁思緜緜思故

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又於明津作詩曰遙遙

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驅車出

北門遙望河陽城 曹植雜詩曰悠悠遠行客去家千

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

起 又曰游魚潛淶水翔鸞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

白露晞 阮瑀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

為戚感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

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

憂憂安可忘 又曰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

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

悵淚下霑裳衣 晉張協詩曰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
間下車如昨日望舒三五圓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晉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
為何世網嬰吾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又曰遠
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按轡遵平莽夕息
抱景寐朝祖銜思往水又尸鄉亭詩曰東遊觀鞏洛逍
遙丘墓間秋草蔓長柯寒木入雲煙發軫有夙晏息駕
無遇賢望湛方生還都帆詩曰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
清白沙窮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木有千年貞
寤言賦新詩忽忘羈客情 成公綏詩曰洋洋熊耳流

巍巍伊闕山高岡碣崔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
禽何翩翩遠涉許潁路顧思邈縣縣鬱陶懷所親引領
情緬然 陶潛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曰閒居三
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扣枻新秋
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宋謝靈運
七里瀨詩曰孤客傷逝端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
落山照曜 又初往新安桐廬口詩曰感節良已深懷
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權孰伸百代意既及冷風善又即
秋水駛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
可喜 又夜發石關亭詩曰隨山踰千里浮谿將十夕

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亭亭曉月映泠泠朝露滴
鮑昭從臨海王西鎮發新亭詩曰客行有苦樂但問客
何行攀龍不待翼附驥絕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
荆狐兔懷窟志犬馬戀主情 又登黃鵠圻詩曰適郢
無東轅過夏有西浮三崖隱丹墀九派引蒼流淚竹感
湘別荆珠懷漢遊 齊孔稚圭旦發青林詩曰孤征越
清江遊子悲路長二句條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
色巖留冬夏霜寄懷山中舊舉酒莫相忘 劉瑱上湘
度琵琶磯詩曰茲山挺異萼孤起霧縈中陂池激楚浪
紛紜絕宛風煙峰晦如畫寒水清若空胡顏鷗舞白流

亂葉飛紅 梁元帝經巴陵行部伍詩曰涉江望行旅
金鉦間綵旂水際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恒拂岸花
氣盡熏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 范雲述行詩曰
振策出燕代驅車背朔并翩翩朱蓋轉蕭蕭良馬鳴
江洪詩曰日沒風光靜遠山深無雲潮落晚洲出浪罷
沙成文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君去家未千里斷絕怨
離羣 吳均酬鮑畿詩曰振懼出江湄依依望九疑欲
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姬折荷縫作蓋落羽紛成絲吾行
別有意不為君道之 又憶費昶詩曰皎皎日將上獵
獵起微風山沒清波內帆在浮雲中直趨珠星北斜開

碧海東故人若思我當念離根蓬 又使廬陵詩曰悵
然不自悟端憂坐漠漠風急雁毛斷冰堅馬跡落客子
飢寒多江上衣裝薄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 王僧
孺中川長望詩曰長川杳難即四望四無極安流寧可
值憤風方未息危帆渡中懸孤光巖下仄岸際樹難辨
雲中鳥易識莫恨東復西誰知迂且直故鄉相思者當
春愛顏色獨寫千行淚誰同萬里憶 何遜度連圻詩
曰客子行行倦年光處處華石蒲生促節巖樹落高花
又還渡五洲詩曰睠言還九派迴艫出五洲蕭散煙
霞晚淒清江漢秋沙汀暮寂寂蘆岸夕修修 又富陽

浦口和朗上人詩曰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煙斂
樹色江水映霞輝獨鶴凌風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
里茲夕寒無衣 劉孝儀帆渡吉陽洲詩曰揚帆乘浪
華噪鼓揚風力近樹倏而遐遙山俄已逼欲比驚龍掣
將頓陽鳥翼客行悲道遠唯須前路極 劉孝威晚渡
吉陽洲詩曰江潮凌晚急鉦鼓候晨催幸息榜人唱聊
望高帆開聯村倏忽盡循汀俄頃迴疑是傍洲退似覺
前山來將與圖南競誰云勞汭汨 劉孝標月半夜泊
鵲尾詩曰客行三五夜息櫂隱中洲月光隨浪動山影
逐波流 虞騫尋沈剡夕至嵯亭詩曰命楫尋嘉會信

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紆攀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嶺
應鳴猿榜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昏 王筠遊望詩曰晨
登黃馬坡遙望白龍堆風威畫檝折路險車輪摧 朱
超泊巴陵詩曰月夜三江靜雲霧四邊收淤泥不通挽
寒浦劣容舟迴風折長草輕冰斷細流古邨空列樹荒
戍久無樓 庾肩吾舟中寒望詩曰日暮敞鳧舟層冰
合駛流雪照齊君履寒入楚王裘 陳陰鏗和傅郎歲
暮還湘洲詩曰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
扁舟獨且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
禽迴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又晚泊五洲詩

曰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堪險邨路入江窮
水隨雲渡黑山帶日歸紅遙然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又夜發詩曰夜江霧裏闊新月迴中明溜舫唯識火驚
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周王褒始發宿
亭詩曰送人亭上別被馬櫪中嘶漠漠邨煙起離離嶺
樹齊落星侵曉沒殘月半山低 又和越王途中詩曰
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峽
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邨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
遙可望迴鞍念此時 北齊庾信詩曰飛蓬損腰帶秋
鬢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增周顏之推從

人部

洪金卷四百六

行旅

三

周入齊夜渡砥柱詩曰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
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問我將
何去北海就孫賓 唐王勃易陽早發詩曰飭裝侵曉
月奔策候殘星危閣尋丹嶂回梁屬翠屏雲間迷樹影
霧裏失峰形復此涼飈至空山飛夜螢 駱賓王途中
有懷詩曰曠然懷楚秦悵矣昔秦關涸鱗驚照轍墜羽
怯虛彎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莫言無皓齒時俗薄
朱顏 沈佺期十四時常從巫峽過他日偶然有思詩
曰小度巫山峽荆南春欲分使君灘上草神女館前雲
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別來如夢裏一想一氛氲

又從崇山向越當詩曰朝發崇山下暮坐越當陰西從
杉谷度北上竹溪深竹溪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差池疑
不合繚繞復相尋桂葉藏金嶼藤花閉石林天窗虛的
的雲竇下沈沈造化功偏厚真仙迹每臨豈徒探怪異
聊欲緩歸心 張說蜀道後期詩曰客心爭日月來往
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王維陽關唱曰渭
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
出陽關無故人 孟浩然夜渡湘江詩曰客行貪利涉
夜裏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聲識采蓮榜人投岸火漁
子宿潭煙行旅遙相問潯陽何處邊 又旅行欲泊宣

州界詩曰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湖平津渡闊風止
客帆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刹礙山泊敬
亭幽火熾梅根渚煙迷楊柳洲離家復水宿相伴賴江
鷗 又自洛之越詩曰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
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
中酒誰論世上名 杜甫發同谷縣詩曰賢有不黔突
聖有不暖席況我飢愚人焉得尚安宅始來此山中休
駕喜地僻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
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白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
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

跡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 又詩曰洪波忽爭道岸
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邵平先入漢張翰
復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又詩曰夜醉長沙
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李白天夜宿
牛渚詩曰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
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
紛紛 綦毋潛早發上東門詩曰十五能行西入秦三
十無家作路人時命不將明主合素衣空染洛陽塵
祖詠過鄭曲詩曰路向滎川谷晴來望盡通細煙生水
上圓月在舟中岸勢迷行客秋聲亂草蟲旅懷勞自慰

浙浙有涼風 常建泊舟盱眙詩曰泊舟淮水次霜降
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
雞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旅情 郭向途中口號詩曰
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弄歸人
岑參奉和杜相公初發京城詩曰按節辭黃閣登壇戀
赤墀銜恩思報主授律遠行師野鵲迎金印郊雲拂畫
旗叨陪幕中客敢和出車詩 張繼楓橋夜泊詩曰月
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
半鐘聲到客船 盧綸江行次武昌縣詩曰客寄五湖
間扁舟往復還年年生白髮處處上青山去國空知遠

安身竟不閒更悲江畔柳長是北人攀 又晚次鄂州
詩曰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晝眠知
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
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 韓偓尤溪
道中詩曰水自潺湲日自斜盡無雞犬有鳴鴉千邨萬
落如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 李商隱詩曰君問歸期
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
夜雨時 戴叔倫宿灌陽灘詩曰十月江邊蘆葉飛灌
陽灘冷上舟遲今朝未遇高風便還與沙鷗宿水渚
賈宗旅泊江津言懷詩曰征途幾迢遞客子倦西東乘

流如泛梗逐吹似驚蓬飄飄萬里外辛苦百年中異縣
心期阻他鄉風月同雲歸全嶺暗日落半江紅自然堪
遊淡非是泣途窮 衛葉晚投南邨詩曰客行逢日暮
原野散秋暉南陌人初斷西林鳥盡歸暗蓬沙上轉寒
葉月中飛邨落無多在聲聲近擣衣 李端曉發瓜洲
詩曰曉發悲行客橈停獨未前寒江半有月野戍漸無
船棹唱離南岸鴻嘶發遠田誰知避徒御對酒一潸然
歐陽詹自淮中却赴洛途中詩曰惆悵策疲馬孤蓬
被風吹昨東今又西冉冉長路岐歲晚樹無葉夜寒霜
滿枝旅人恒辛苦冥冥天何知 又晨裝行曰邨店月

西入山枝鴨鵝聲求燈徹夜席束囊事晨征寂寂人常
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劉禹錫途
中早發詩曰中庭望啓明促促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
橋人未行水流白煙起日上彩霞生隱士應高枕無人
問姓名 姚合客行詩曰客行無定處多在路岐間馬
是賒來貴僮緣借得頑詩書愁觸兩店舍喜逢山舊業
嵩山下三年不得還 于武陵南遊有感詩曰杜陵無
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東風千里
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水湘江水復春 又西歸詩
曰不繫與舟閑悠悠吳楚間羞將新白髮却到舊青山

一葉忽離樹幾人同入關長安有家住秋至又西還
又早春山行詩曰江草暖初綠雁行皆北飛異鄉那久
客野鳥尚思歸十載過如夢素心應已違行行家漸遠
更苦得書稀又客中詩曰楚人歌竹枝遊子淚霑衣
異國久爲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葉皆飛南
過洞庭水更應消息稀賈島早行詩曰早起赴前程
鄰雞尚未鳴主人燈下別羸馬暗中行蹋石新霜滑穿
林宿鳥驚遠山鐘動後曙色漸分明劉得仁早行詩
曰萬類半已動此心寧自安月沈平野盡星隱曙空殘
馬渡橫流廣人行湛露寒還思猶夢者不信早行難

許渾早發洛中次甘水詩曰帶月飯行侶西遊關塞長
晨雞鳴遠戍宿雁起寒塘雲卷四山雪風凝千樹霜停
驂一迴首隱隱見嵩陽姚鵠曉發詩曰旅行宜早發
況復是南歸月影綠山盡鐘聲隔水微殘星螢共失落
葉鳥和飛去去度南曉邨中人出稀趙嘏旅次商山
詩曰役役依山水何曾似問津斷崖如避馬芳樹欲留
人日夕猿鳥伴古今京洛塵一枝甘已失辜負故園春
劉駕早行詩曰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
虞僮僕近我行棲禽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羨閒居者
溪邊人已行司空圖江行詩曰初程風信好迴望失

津樓日帶潮聲晚煙含楚色秋戍旗當遠客島樹轉驚
鷗此去非名利孤帆任白頭 崔塗巴山道中除夜書
懷詩曰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
鄉春漸與骨月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
新 又途中感懷詩曰久客厭岐路出門吟且悲平生
未到處落日獨行時芳草長不綠故人無重期那堪更
南度鄉國已天涯 張喬商山道中詩曰春去計秋期
長安在夢思多逢山好處少值客行時雲起爭風勢花
交隱澗枝停驂一惆悵應祇嶺猿知 又荆楚道中詩
曰前程曾未到岐路擬何爲返照行人急荒郊去鳥遲

春宵多旅夢閏夏遠相期處處牽愁緒無窮是柳絲
又吳江旅次詩曰行人愁落日去鳥倦遙林曠野鳴流
水空山響暮砧旅途歸計晚鄉樹別年深寂寞逢邨酒
漁家一醉吟 羅鄴早發詩曰一點殘燈魯酒醒已攜
孤劍事離情愁看飛雪間雞後獨向長空背雁行白草
近關微有路濁河連底凍無聲此中來往本迢遞況是
驅羸客塞城 又行次詩曰終日長程復短程一山行
盡一山青路傍君子莫相笑天上由來有客星 又詩
曰花開只恐看來遲及到愁如未看時家在楚鄉身在
蜀一年春色負歸期 杜荀鶴秋江夜泊詩曰一望一

蒼然蕭騷起暮天遠山橫落日歸鳥度平川家是去年
別月當今夜圓漁翁似相伴徹曉葦藜邊 又早發詩
曰東窗未明塵夢蘇呼僮結束登征塗落葉鋪霜馬蹄
滑寒猿哭月人心孤時送帽檐風刮頂旋呵鞭手凍粘
鬚青雲慢活一未見爭得安閒釣五湖 又舟行即事
詩曰年少髭鬚雪欲侵別家三日幾般心朝隨商客憂
風色夜逐漁翁宿葦林秋水鷺飛紅蓼晚暮山猿叫白
雲深重陽酒熟茱萸紫却向江頭倚櫂吟 王貞白隨
計詩曰徒步隨計吏辛勤鬚易凋歸期無定日鄉思羨
迴潮冒雨投前驛侵星過斷橋何堪穆陵路霜葉更蕭

蕭 羅隱早行詩曰北去南來無定居此生計竟何
如酷憐一覺平明睡常被鄰雞半夜啼 宋梅堯臣早
發大信口詩曰犬吠知船解邨墟尚閉門霜泥粘纜尾
冰水閣潮痕撇撇鷓鴣去纖纖舴艋昏梅湖到不遠寄
信向田園 又將赴表臣會呈杜挺之詩曰莫怪去遲
遲予心君亦知膝前嬌小女眼底寧馨兒學語渠渠問
牽裳步步隨出門雖不遠情愛未能移 孔武仲舍轎
馬而步詩曰嚴風駕雪霜吾轎頗溫燠白日暖郊原吾
馬悵馳逐二者皆得用翩如兩黃鵠馬驕倦提策轎狹
厭攀束何以救斯弊奔馳有吾足副之兩革靴隨以一

錦竹鳧趨上高岡虎步出平陸折花得低枝照影臨深
谷道逢田間叟時訪以耕牧北音稍入耳俚語俄滿腹
行行及前堆小汗已霰霖芳草可爲茵吾眠不須褥人
生忌太佚終歲居華屋醉飽耳目昏軟煖筋骸縮今吾
異於此千里干微祿朝隨麀麀騁夜侶鴻雁宿戶樞勞
乃久金礦鍛方熟聊歌以自娛不作楊朱哭 孔平仲
雍丘驛作曰京塵漠漠稍侵衣秣馬雍丘日未西驛舍
蕭然無與語遠牆閒覓故人題 王安石江寧夾口詩
曰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風半
死繫船應有去年痕 蘇軾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

灘詩曰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
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扶舟
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又題重
湖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
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
無 又過嶺寄子由詩曰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
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
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
落糝糝 陳師道過杭留別曹無逸朝奉詩曰陳蕃解
榻爲留連俯仰徒驚歲月遷故意斯人柰風雨多情於

我獨山川可憐顏貌非前日依舊窮愁似去年後夜相思隔煙水夢魂空寄過江船 又馬上口占呈立之詩曰廉纖小雨濕黃昏十里塵泥不受辛轉就鄰家借油蓋始知公是最閒人 文同晚泊金牛詩曰一襟初覺晚霜清短鞵垂頭任馬行斜日斂回疎木影急風收斷落泉聲望窮好景番番別題徧新詩闕闕精終是教人伏潘令許多才調賦西征 張耒自巴河至蘄陽口道中得詩曰落葉娟娟墜半環嘔啞鳴櫓轉荒灣東南地跛天連水春夏風高浪卷山旅食每愁邨市散近秋已覺暑衣單自慙老病心兒女三日離家已念還 范鎮

詩曰南來十日盡山行北去前驅野稍平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似泉聲 周必大舟行憶永和兄弟詩曰一挂吳帆不計程幾回繫纜幾回行天寒有日雲猶凍江闊無風浪自生數點家山常在眼一聲寒雁正關情長年忽得南來鯉恐有音書作急烹 朱熹山行兩日至金步復見平川行夷路計程七日可到家矣詩曰行穿仄徑度荒山又蹋深泥過野田路轉忽然開遠望眼明復見此平川江煙浦樹悲重疊楚水閩山喜接連稅駕有期心轉迫稜稜瘦馬不勝鞭 范成大長安聞詩曰吾觀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為聲利驅小者飢寒

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我乃羈旅人胡爲乎哀哉
又早發竹下詩曰結束晨裝破小寒跨鞍聊得散疲
頑行衝薄薄輕輕霧看放重重疊疊山碧穗炊煙當樹
直綵紋溪水趁橋灣清禽百轉似吟客正在有情無思
間又自寧國溪行至宣城詩曰波驚石險夜喧雷晚
泊旗亭笑眼開休問行人緣底瘦適從百八十灘來
陸游望江道中詩曰吾道非邪來曠野江濤思此欲
何之起隨烏鵲初翻後宿及牛羊欲下時風力漸添帆
力健櫓聲常雜雁聲悲晚來又入淮南路紅樹青山合
有詩又將離江陵詩曰莫莫過渡頭旦旦走隄上舟

人與關吏見熟識顏狀癡頑久不去常恐遭誚讓昨日
倒檣干今日聯百丈買薪備雨雪儲米滿餅盎明當遂
去此障被先側望又馬上詩曰殘年流轉似萍根馬
上傷春易斷魂烘煖花無經日藥漲深水過去年痕迷
行每問樵夫路投宿時敲竹寺門不信太平元有象牛
羊點點散煙邨楊萬里考試河南漕司南歸值雨詩
曰我亦知我生有涯長將病骨抵風沙天寒短日仍爲
酒日暮長亭未是家又苦征夫催去去更甘飛雨故斜
斜舊聞行路令人老便恐霜花一半加又詩曰園花
落盡露花開白白紅紅各自媒莫問早行奇絕處四方

八面野香來 又夜離零陵以避同寮追送之勞留簡
諸友詩曰思歸日日只空言一棹今真水月間半夜猶
聞郡樓鼓明朝應失永州山 又泊泠水浦詩曰前夕
放船湘口步約到衡州來日午五程一減作三程謝渠
江漲半篙清今日雨來三四五又閉疎篷聽暮雨長年
商量泊舟所雨外青山更青處 又庚子正月五日曉
過大臯渡詩曰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邨渡
船滿版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又舟過謝潭詩曰
夾岸百里沒人家最苦江流曲更斜嶺草已青今歲葉
岸蘆猶白去年花 又清明日欲宿石門未到而風雨

大作泊靈星小海詩曰一生行路竟如何樂事還稀苦
事多知是風波欺客子不知客子犯風波 又下橫山
灘望金華山詩曰篙師只管信船流不作前灘水石謀
却被驚湍旋三轉倒將船尾作船頭 又丹陽舍舟登
陸渡江詩曰小泊樓船鐵甕城匆匆又作絕江行看他
蠟燭幾回剪聽盡雞聲不肯明水底霜寒還十倍夜來
月上恰三更篙師好事君知否江面侵晨鏡樣平 又
過松源晨炊漆公店詩曰莫言下嶺更無難賺得行人
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出一山攔 又四更
發青陽縣西五里柯家店詩曰轎中萬兀路千縈死盡

邨雞無一鳴落月正明知未曉暗泉其遠只聞聲自緣
客子行來早豈是秋天不肯明午熱未來先下店却將
晝睡補宵征 又道中紀行詩曰君看人跡蝶來輕蹋
得林間路作坑古路今人行不得一時移上上頭行
黃公度冬日道間詩曰歲熟牛羊飽邨寒鳥雀呼霜餘
山骨露水落澗毛枯歸艇收漁網行人問酒壚微軀任
南北未覺旅懷孤 又道間即事詩曰花枝已盡鶯將
老桑葉漸稀蠶欲眠半濕半晴梅雨道乍寒乍暖麥秋
天邨墟酤酒誰能擇郵僻題詩盡偶然方寸怡怡無一
事度棗糲食地行仙 劉克莊湘中口占詩曰船頭吹

火盧仝婢馬後肩書穎士奴安得世間名畫手寫予出
嶺泛湘圖 方岳道中即事詩曰十月山寒雨不休僕
其痛矣得無愁老夫自愛歸程好肯爲春泥怨鷓鴣
元趙孟頫題秋山行旅圖詩曰老樹葉如雨浮嵐翠欲
流西風驢背客吟斷野橋秋 陳孚越上早行詩曰青
鞋三十里草露惹衣斑潮落曹娥渡雲昏夏禹山秋聲
黃葉裏天影白鷗間欲問錢塘路漁家半掩關 薩都
刺登金山雄跨亭詩曰朱欄六曲倚高秋元氣茫茫日
夜浮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疎鐘水國前
朝寺落日海門何處舟更擬黃昏盡餘興却從燈火望

人部

淵堂類稿卷三百六

行旅

三百

揚州 貢奎郊行詩曰雙溪溪上路重到五年遲桑柘
成陰處鶯花向老時泊舟隨岸曲坐石看雲移政愛沙
鷗狎驚飛底見疑 何中早發東阿午經東平晚宿汶
上是日雪詩曰嚴裝齊地曉投館魯鄉暮天寒客心速
雪下車聲去迷獸出桑畦流人披野路淺靄須城山斜
橋汶津樹前聖有遺業恂恂經行處荷蓀與耦耕何其
得深趣 楊奐宿南石橋詩曰江流入平楚山勢繞連
秦岸柳猶含凍溪花欲破春石銜車轍古沙印虎蹄新
晚境長爲客空山不見人 劉承之經湖口縣詩曰古
縣開湖口高橋集岸隈山從廬阜起江向武昌來近水

皆楊柳荒城半草萊客心元自速更遣曉風催 戴良
營丘詩曰空壕廢堞繞營丘一望淒然使我愁賜履封
侯千古在尋盟霸業此時休鴉啼古木西膠暮雁落平
蕪北海秋回首江南萬餘里異鄉如此若爲留 黃鎮
成舟過石門梁安峽詩曰書畫船頭載酒迴滄洲斜日
隔風埃一雙白鳥背人去無數青山似馬來天際雨帆
梁峽出水心雲寺石門開同遊有客如高季授簡惟慙
賦峴臺 又東陽道中詩曰出谷蒼煙薄穿林白日斜
岸崩迂客路木落見人家野碓喧春水山橋枕淺沙前
邨烏柏熟疑是早梅花 高克恭過信州詩曰二千里

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傍風送落紅攬馬過春光更
比路人忙 明林環盧溝詩曰疎星寥落曉寒淒月色
沙光入望迷野戍連雲微見雁人家隔水遠聞雞波間
素影涵林淨天外清暉映樹低馬上曾驚殘夢斷鐘聲
遙度禁城西 李夢陽赴懷玉山詩曰始臨清溪寺不
謂茲路艱崎驅踰南嶺轉見山鬱盤重陰起北谷凍雨
響前巒志定邁孰禦勇往竟孤攀挽葛接懸狄架木凌
飛湍律律巖壑變颯颯嵐風寒隔港望絕岫亭亭已雲
端 楊慎行旅詩曰行旅苦日短勞人知路遙忽忽歲
云暮客心中搖搖曠野積寒氣四望俱寂寥嚴霜下豐

草朔風鳴枯條浮雲起爲蓋堅冰結爲橋白日隱餘照
元陰晦層霄鳴轂無停輪嘶馬不解鑣飛鳥夕知還征
途何迢迢無以慰苦辛興言自成謠 文徵明閭門夜
泊詩曰閭闔城西暮雨收西虹橋下水爭流蒼茫野色
千山隱突兀寒煙萬堞浮燈火旗亭喧夜市月明歌吹
滿江樓烏啼不復當時境依舊鐘聲到客舟 沈一貫
章邨道中詩曰雪霽雲開一徑明花香日暖筍輿輕野
山歷歷皆人姓春鳥交交亦自名怪石滿溪驚駐馬東
風吹酒忽聞鶯種苓蒔藥邨邨好谷口何知有漢卿
喬世寧行役詩曰行役何倉皇登涉念徒御白日息虞

淵行子在中路杪秋多悲風搖落不可顧我非草與木
胡爲被霜露不辭霜露侵但恐歲云暮 馮惟訥春日
關山道中詩曰春色被蘭皋春風引使旄天光落澗小
山氣入雲高錦谷花爲幄飛泉雪作濤誰言九折坂叱
馭不辭勞 吳明卿寄王元美塞上詩曰王郎別我未
銷魂六傳飛揚出薊門鼓角秋聲迴地軸佩刀寒色照
天閣馬肥首着黃金勒客醉蒲萄白玉尊回首中原風
雨過不知揮淚向誰論

賦漢劉歆遂初賦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宮時
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所非

求出補吏後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晉之域感

今思古遂作斯賦曰得元武之嘉兆守五原之烽燧馳

太行之巖一作巖防入天井之喬關望亭隧之曠曠飛旗

幟之翩翩迴百里之無家路修遠之繇繇勒障塞而固

守奮武靈之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威謀完乎金城 後

漢班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

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

之皚皚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悵以傷懷攬余涕以於

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訴

曹世叔妻班氏東征賦曰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

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遂去故而就
新兮志愴悵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 蔡邕
述行賦曰余有行於京洛灑淫雨之經時途屯遭其蹇
連潦汙滯而為災聊弘慮以存古宣幽情而屬詞行遊
目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北垠覩洛汭之始
并牽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義二
士之夾墳 魏崔琰述初賦曰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
粗閱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道
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將往乎發矇

洒余髮於蘭池振余珮於清風望高密以亟征戾衡門
而造止覲游夏之峨峨聽大猷之篇記高洪崖之耿介
羨安期之長生登山川以永望臨洞浦之廣漠左揚波
於暘谷右濯岸於濛汜運混元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
蓬萊蔚其潛興瀛河崛以駢羅列金臺之蹇產方玉闕
之嵯峨 晉陸機行思賦曰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
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滌汾
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沈雲之靄靄商秋肅其
發節元雲霈而垂陰涼風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觀
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綠葉而

游鑑類回卷三百六
弄音行彌久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
綢繆而在心嗟逝宮之永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
託景眇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又思歸賦曰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
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
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
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
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
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知蘭歲靡靡而薄
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遊

遊於川汜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
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
寧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為期願靈暉之促
景相立表以望之 潘岳西征賦曰歲次元枵月旅糶
賓潘子馮軾西征自京徂秦皇鑿揆余之忠誠俄令余
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余乃越平樂過
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
茲登峻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辜託墳於南陵文達
風於北阿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迹諸侯之勇
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而奔竄發閔

鄉而警策朔黃卷而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芬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峻截薛太一龍從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蔚南有元灞素滄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漫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鄴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日開闢

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效與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乃實慎終追遠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不遺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卿士乎於斯時也乃摹寫舊豐製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舍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未許陰授劔以約莊搆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娑而款駘蕩輔朽詣而

轡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驚雉鷓於臺陂狐兔窟於
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予思之茫茫 郭璞流寓賦曰
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觀屋落之隳殘顧但見
乎丘棗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稀少越南山之高嶺
脩焦丘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
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
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刺背茲邑之迴逝何險難
之多歷望陝城於南涯存號氏之疆場實我姓之攸出
邈有懷乎乃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王城
之丘壟想穀洛之合鬪惡王靈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

遊華輦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思文公之所營蓋成周
之墟域 張載敘行賦曰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
都脂輕車而秣馬循路軌以西徂朝發軔於京宇兮夕
余宿於穀洛踐有周之舊墟陟丘荒以寥廓贊王孫於
北門問九鼎於東郭實公旦之所卜曷斯水之噴薄入
函谷而長驅歷新安之鹵阜行逶迤以登降陟二嶠之
重阻經嶽岑之險巖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迴逝仰
華嶽之崔嵬勤大禹之疏導豁龍門之洞開舍子車以
步趾玩卉木之璀璨翳青青之長松蔭肅肅之高柞緣
阻岑之絕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岌隗其

欲落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夢以迴深乘重巒之百層
轉木末於九岑浮雲起於轂下零雨集於麓林上昭晰
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間山鳥之晨鳴聽林猿之夜吟
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劔閣之崇關路盤
曲以瞻靄山崢嶸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
固形東隘以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絕乎內外 表
宏東征賦曰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顧微軀之
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
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一舉而參分四海指
麾而中隔過武昌以逍遙登樊山以流眄訪遺老以證

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初基升員丘而豹變爾乃
出桑落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洲渚迢遞巖岫虛懸即
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
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風寒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
渤向孫氏之南面鑽靈龜以相土模豐鎬之制度寫河
洛之規矩經始郭郭築室葺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
臣有章上下獲敘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
都以停舟覽閭闔之餘塵建修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
津遠矣吳德舊邦惟新太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
學遺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

濱 宋謝靈運歸塗賦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
在觀國或怵在斥徒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
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
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
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
眷桑梓以緬逸褫簪帶於窮城返中褐於空谷果歸期
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辨佇楫在川觀鳥
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谿乘潮飭山悽悽送歸愍愍告
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旣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
淪而草腓舍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蕤林承風而飄

落水鑑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
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形傳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
跡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
衰而不易 鮑照遊思賦曰雲遙兮海衝上潮兮送風
秋水兮架浦涼煙兮冒虹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
天際紅波茫茫兮無底山嶮嶮兮萬重舍堂宇之密親
坐江潭而爲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
以響湍泉夜下而鳴石瞻荆吳之遠山望邯鄲之長陌
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翻雖燕越之異心在
禽鳥之同戚 齊謝朓思歸賦曰余菲薄以固陋受恩

靈而不訾拖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而河
廣途方遙而馬疲紛吾生之遊蕩彌一紀而歷茲自下
車於江海涉青春於是時睠崇芒而引領望大夏而長
思離曲街之委陋猶寤寐而見之余乃眷言興慕南眺
悠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廛考華城之直陌相洛浦之迴
阡於是籬插芳槿門拂長楊檐桃春發窗竹夏涼晨露
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恒離居以歲月痛銷落而徒
傷 梁簡文帝述羈賦曰奉明后之霑渥將遠述於荆
楚歎雲霞之宵漫對江山之遙阻是時孟夏首節雄風
吹甸晚解纜乎鄉津涕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顧

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旣晏誰與同雲嵯峨而
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璽言而邁邁改余玉於江隈遵
陽塗而中正軫悲心其若頽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逐
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東反 又阻
歸賦曰觀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
豈齊聖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躡九枝
而耀景總六翮而搏風屬元瓊之啓異逢玉弩之相驚
頓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發伏龍之雄氣耀策馬
之高星地邇朔場疆鄰北極隴樹饒風胡天少色上月
斜臨寒松遙直雲向山而欲斂雁疲飛而不息何愁緒

之交加豈樹萱與折麻聞繁鉦之韻冰聽流風之入笳
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路之賒江淹待罪江南思北
歸賦曰惟江南兮丘墟經萬里兮長蕪帶封狐兮比景
連雄虺兮蒼梧當青春而離散方仲秋而遂徂雲清冷
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援之吟兮日光迴歎之啼兮月
色寒況北州之賤士為炎上之流人共飄飄而相偶與
蟪蛄而為鄰秋露下兮點劍為春苔生兮綴衣巾
又去故鄉賦曰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析兮絳
花落流水散兮翠葉疎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
廼凌大壑越滄洲茫茫積水陵陵斷山窮陰匝海平蕪

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
冠入澗浦而捐被聽蒹葭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
臯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尊酒而不
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為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
漫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笳而坐悲原丘遲還
林賦曰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
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為文聊記行途所經爾太皞弭節
祝融聳駕炎鐘汎響青籥靜吹丘子稅轅畿路總舳川
湄褫魂故嶺結夢舊墀揆身世而載懷鏡古今而興辭
驗難傳於楊轍昭易改於墨絲匪追舉而辨命豈適伊

而問著擔簦無白璧之想負書靡黑貂之悲纜解山潮
首顧京雒仰絳堞之紛迴與素津之容裔荃撓往來芟
蓋經過依稀子陵之釣髣髴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息
雲露階伺禽飛窗高月度踟躕七教徘徊五禮永翦帶
於關上長緝巾乎林底 沈約愍塗賦曰結榜窮渚思
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
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
余思之方阻日掩長浦風埽聯葭疊雲凝憤廣水騰華
聽奔沸於洲嶼望曖曖乎煙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
以瞻家免悽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

奚前芳之可慕 張纘南征賦曰歲次娥訾月惟仲呂
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
而延佇沂金牛之迅渚覩靈濤之雄壯標素嶺乎青嶽
葺蘋文於翠障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浪壅千尋
之峭峰深萬仞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迴薄
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以倏鑠下流湍而洄險上岑峯
而將落於是近睇赭峰遙瞻鵠岸島嶼蒼茫風霜蕭散
值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
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渺江天其無畔獨向風而舒情
搴芳洲而誰玩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清江洗滌平

湖夷暢飜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蟠冢悠遠寂寥青溢
赤岸控汐引潮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
莽川涯曾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聆寡
鶴之偏叫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淒
楚 陳沈炯魂歸賦曰值天地之輻裂遭日月之零虹
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骨肉躋厚
地而躅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露襟而
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履峨峨之層冰面颼颼之嚴霜去
莫敖之所縊過臨川之折軸矧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
霑被渡狹石之敲危跨清津之幽咽雁虛弓而自隕猿

叫子而腸裂歷江漢之逶迤及樊郡之參差望隆中之
大宅映峴首之沈碑乃尋折而歷裔遂經秦而至洛覺
高蹈之清遠見風雲之倏鏢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
英雄山萬重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蜒去青泥而踰
白鹿越滄水而至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
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訪軹道之長組拾藍田
之璵璠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
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阻而九軌觀阡陌
之遺蹤實不乖於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
泊涇泥之混濁盥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李趙

之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至誠可以感鬼
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
而見送走却驛而停傳出向來之大道及初入之山川
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隋語有噎
而無宣 唐高適東征賦曰霜封野樹水凍寒苗岸
草無色蘆花自飄幸息肩於人事願投迹於漁樵思魏
闕而天遠向秦川而路遙候雞鳴以進帆趨亂流以爭
迅縱孤舟於浩大撫垂堂以誠慎 歐陽詹出門賦曰
出門辭家兮人有志而思逞余紛然以遠遊別天性之
至慈去人情之好仇嚴訓誠余以勿久指蒲柳以傷秋

弱室咨余以遄歸目女蘿而起愁心眷眷以纏繇淚浪
浪而共流惕懷安以敗名曾何可以少留於是驅忠信
以爲車執藝業以爲贄越三江踰五嶺望堯旌以求試
庶以程功取爵建德揚名獲甘旨以報勤光書錦以迴
衡如弧斯張如鳥斯征射百步而期中飛三年而不鳴
蕭瑟天寒崢嶸歲晚鵲連翩而不定蓬悠揚而自轉逮
前程之尚遙顧所離而日遠事紛拏以爭校情交戾而
不和退藩籬則弱羽戀於雲路激龍門則纖鱗限乎尺
波身違日月之晨昏懷戀戀而莫遣親益年年之羸老
思搖搖而若何 又將歸賦曰憶求名於薄藝曾十稔

以別離纒還鄉以半齡又三年於路岐紅顏始長白日
如馳荏苒皆盡悠悠爲誰親有父母情有閨闈居惟苦
飢行加相思加相思兮寧苦飢辭家千里兮欲與偕歸
南陔之蘭北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歸去來兮秋
露霑衣 宋沈括懷歸賦曰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
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兮欲終往而安即披荆榛
以孤鶩涉大塗之梗塞投孱顏以空入孰爲眠而朝食
馨歎一山而百折兮況千里之緜邈高浪鱗卷而電劃
兮近不保乎咫尺嗟乎子乘此而安之兮託扶搖以寸
翮 □ 邢居實南征賦曰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

戒行惟甲子之良晨侍安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
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
肅駕而來餞兮班豆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兮不覺
涕下而霑衣舟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
路之超遠兮恐白雲之云暮敕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被
而辭去將發軔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
戀兮情鬱結乎余衷經上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豁鴻
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以鳴羣兮
鳥嚶嚶而求友悵惶惶於中野兮徒悵悵其誰咎 明
劉鳳送遠賦曰重忍情兮緘愛劇割念兮去家解分攜

洪金卷之三十一
今日前剽遙隔兮門限瞻馬首兮北河造羊腸兮九坂
俄燕吳兮異域倏萬里兮陁巘冥驅塵兮策羣汎沿涉
兮載鳶陋繫匏兮株守從轉蓬兮茹連冷夕飈之起閨
子備然而顧影寧惻愴於弱戀猶迴照於衣領眇睨佯
笑而設絕戚屬墜心而淒哽宥佚慙恩兮少年之場慷
慨徇知兮國士之請非竊慕兮何邀徒有銜兮欲逞輕
道皇兮薛院忘軀馳兮隱軫立然諾兮無侵奉慎忭兮
能隕朝未假於齋裝夕何違於擔屨啐標劔以乍辭哀
靈氣以灼爚穆姝節兮誕驕苞狄遐於伊邇視宇下以
未殊豈時往之覺駛 袁袁北征賦曰涉徂冬以就役

遵修轍而遐征緬井甸之絡繹睇郊牧之縱橫泝廣津
而戒楫指通關以抗旌慨故里之睽絕憂煩傷以寡懽
元雲覆其下覆兮密雪霏霏於林端飢鳥叫嘯於中野
兮層冰憑岸而汎瀾念徒御之劬勞兮畏道路之險艱
聊騁目以宣寄兮申鬱陶於詠歎 陸深南征賦曰亶
肅肅以宵征兮悲往路之未央懼中道之折軸兮思改
轍又惡夫無良顧僕夫以先後兮喟河廣之誰航瞻桑
梓之翳翳兮孰云忍捐夫故鄉方青春之駘蕩兮何雨
雪之縱橫白日匿其耿光兮鬱浮雲以翻揚睇山川以
無極兮陵谷杳乎其孰明祥鳥嗥而風厲兮何有於翮

翮之鳳皇昔宣尼之遑遑兮固蒙笑於楚狂展直躬以
事人兮卒三黜乎舊邦 李夢陽述征賦曰仲夏赫炎
兮草木畢揭鞮繼赴徵兮夜發梁國抑情順志兮強食
自解亂流渡河兮忽焉而寐所以憤恨揮霍兮中情苑
而內傷明散而交加兮翮冥冥吾以行覽衆芳而橫涕
兮莽皇皇莫知所投曷皦皦方上進兮雲披離而蔽
之飄風磕而曾波兮湖水擊而震盪慨川廣而難越兮
朝余翱翔乎河上既涉衛以奔驚兮又逾淇而渡漳去
故鄉以就遠兮霑余襟兮浪浪

序唐柳宗元送文郁師序曰讀孔氏書邈而之釋肯

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

逆旅一

易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又曰旅即次懷其資得
童僕貞 又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又曰旅于
處得其資芥我心不悞 又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
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詩曰于
時廬旅 禮記曰諸侯不臣寓公 周禮曰環人掌送
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 **原左**
傳曰荀息假道于虞曰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
邑之南鄙 晉史曰逆旅逐末廢農亡命依湊敕當除

人部 逆旅 附錄頁約卷三十一

之十里置一官擁使老小貧戶守之差吏主掌依客舍收錢潘安仁上議 **增** 石林燕語曰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

逆旅二

原 史記曰師尚父東就國道遠行遲逆旅主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處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增** 說苑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

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 **左傳**曰叔孫婁所館者雖一日必葺牆屋去之如始至 **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又** 曰蘭相如奉辭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廣成傳舍 **原** 漢武故事曰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劍

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有頃
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劍
欲圖上姬曰吾觀此文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
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
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
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增**水經
曰漢武微行遇辱竇門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
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者是也 漢書曰
魏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
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

客市茂陵大治

原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

落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販鹽北至太原販賣
每所至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
復責舍宿直 **增**又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爲田禾將軍
任孝爲郎嘗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
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
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
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又曰梁鴻適吳依臯伯通居廡
下爲人賃舂 又曰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
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

人部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逆旅

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原**郭林宗別傳曰林

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

郭有道昨宿處也 **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

令後宮彩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

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續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

避黨事遁跡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

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原**晉書曰桑虞嘗

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便解衣償之

增三輔波錄曰平陵士孫奮富貴聞京師性儉悵當

宿客舍雇錢直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

耶 **燕史**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

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

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

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

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

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梁書**曰范雲嘗與

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

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類林**曰

梁徐勉戒子曰吾清明門宅西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

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華飾嘗笑時人謂是我室古

人部

世說新語卷之六

逆旅

四

今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太平廣記曰唐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曰靖之友劉文靜與之狎可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虬鬚既見太宗謂靖曰真天子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慕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唐書曰馬周留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人不之顧

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又曰杜甫少貧不自振常客吳越齊趙間寄食於人又嘗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尋常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又曰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爲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後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船是此花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 鴻書曰唐錢起寓宿驛舍聞窗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暉試湘靈鼓瑟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 南部新書曰

濠州西有高塘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
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
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有李和風者
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
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頤後因
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宋史曰穆修善鼓琴儻舍甚
湫隘彈琴獨酌累補潁川文學參軍又曰蘇舜欽既
放廢寓於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
歌詩事文類聚曰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儻
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儻

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
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元史曰太
祖命皇子察哈夕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木受教博爾
木教以人主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
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明詞林人物考曰河
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舍而宿朱怨家後追至乃誤
殺趙朱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考掠誣服刑
部侍郎劉季篋獨疑之曰是邂逅相聚非素有負計其
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居亡何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
以緩獄不死獻徵錄曰嚴本為大理丞奉命督辦太

人部

尚書類稿卷三百六

逆旅

四

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本既見民驚愕欲引却不能訊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遠也懇留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又曰王古直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鏑之以去

逆旅三

增顧燕 賦鵬 東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旅寓洛秋風已至客興難久留也 唐蕭穎士旅寓東陽思歸不得作白鵬賦意謂己之不得歸猶鵬之困於籠不得

出也故雍陶和孫明府懷舊山詩秋 晉霸 陳亡 明

來見說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鵬 後漢周陽少孤微嘗脩 襄公知 原供過客 湊亡命 逆旅以 供過客而不受

報旅 下詳 增失其居 得所入 居故 受之以 旅旅而

無所容 後能入也 萬里眼 百年身 杜詩曰 乾坤萬

身 又曰 常為萬 川中狗 草上煙 廣州押衙崔慶

里客有 媿百年身 川中狗 草上煙 廣州押衙崔慶

內庫抵 皇華驛 舍見美婦人 曰今日見君 必有疑

日舍君 我寧不 悔俟君 迴轅別 圖後會 擲書云 川中狗

命青衣 進酒終 不舉酸 乃作詩 云妖魄 才魂自 古靈多

詩曰 是矣 乃作 啞鵲 詩曰 雕籠 馴養 許多 時終 歲曾

逆旅

三

無一句詞深恨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於
 地燬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
 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孤館四字撲兒爪子也孤字御廚飯官
 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使河東馬舖有驛善行
 者請卒名爲草上煙草有煙數程打過苦尤偏
 事作詩云過此惟尋草上煙數程打過苦尤偏
 鄉詩 五花館 唐會昌時有題三鄉詩者云余本家若
 第不幸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弔影東邁涉滄
 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號略抵陝郊相嘉祥之清
 聊題終不能遂其懷抱翰墨非女子之事名字故隱而
 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
 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一首王祝詩曰女
 凡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
 使王孫見即迷劉公詩曰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
 景遲遲芳蘿山下無窮意并在三鄉惜別時張綺詩曰
 洛陽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
 此生遺恨寄三鄉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
 故蔣肱上成內詩云不是上台隣姓字五花賓館敢從

容 廣成傳 橐街邸 廣成秦客館名 橐街 濃花發

黃葉稀 唐詩曰孤館蕭條黃葉稀 原館穀底寧 薪

水自備 晉劉寔字子真杖策徒行 商君自敞 桓公

寢安 秦商鞅亡至關不得舍曰商君令舍人無驗者死

得而宿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時難 增食玉炊桂

白飯青芻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談卒辭

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曰願留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

見帝其可得乎 杜詩曰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酬酒

滿眼酤與奴 并州十霜 蜀郡五載 唐賈島渡桑乾

白飯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已

故鄉相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 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

作蕭相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 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

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逆旅

人部 逆旅

逆旅四

原路室楚詞曰路室之女子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注

增去國莊子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原盤飧之饋歸如瘦人不忘起其側者乎

主人之恩

暫託棟梁

生計南枝

白居易詩生計南枝鳥

風響不及桃

源欵乃歌

懷旅夢韓愈詩孤遊懷耿

成時來入夢蘇軾詩婉婉有時來入

他時夜雨困移牀

坐見愁聲點客腸

逆旅五

增詩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

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

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晉王讚雜

人部

逆旅

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
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
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隋孔德昭夜宿荒邨詩曰縣縣夕漏深客恨轉傷心撫
絃無人聽對酒時獨斟故鄉萬里絕窮愁百慮侵秋草
思邊馬繞枝驚夜禽風度谷餘響月斜山半陰勞歌欲
敘意終是白頭吟 唐沈佺期夜宿七盤嶺詩曰獨遊
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
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衰城聞曙雞 王維宿
鄭州詩曰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他鄉絕儔侶孤客

親僮僕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田父草際歸邨童雨
中牧主人東臯上時稼遶茅屋蟲鳴機杼休雀喧禾黍
熟明當渡京水昨夜猶金谷此去欲何之窮邊徇微祿
李白客中作曰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盃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祖詠江南旅情
詩曰楚山不可極歸客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
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為報空潭橋無媒贈洛橋
劉長卿餘干旅客詩曰搖落暮天迴青楓霜葉稀孤
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
正欲絕何處擣寒衣 孟郊渭上思歸詩曰獨訪千里

信迴臨千里河家在吳楚鄉淚寄東南坡 崔塗旅懷
詩曰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
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惟滿
鏡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戎昱詩曰
隔窗雲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蟲聲竟夜引鄉淚
蟋蟀何知人自愁 張籍薊北春思詩曰渺渺水雲外
望來鄉信稀因逢過江使却寄在家衣問路更愁遠送
人空說歸今朝薊城北又見塞鴻飛 又宿江店詩曰
野店臨寒浦門前有橘花停燈待賈客賣酒與漁家夜
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閒尋舟泊處潮落見平沙 宋

孔武仲旅枕詩曰旅枕春風底儵然一夢驚漏移清禁
遠天入小窗明桂玉梁園費山椒楚客情蕭條過百五
猶有賣花聲 蘇軾詩曰五湖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
無柰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炭屨歌 黃庭堅
長安秋夕詩曰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
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窗風先入荆南道遠客歸去來在
家貧亦好 文同長舉驛樓詩曰爽氣浮空紫翠濃隔
江無限有奇峰君如要識營丘畫請看東頭第五重
程俱旅舍寫懷詩曰半世江湖寄此身冰墟何意及陽
春離騷痛飲非名士款段還鄉亦善人病木作花真強

人部

詩鑑類選卷三百六

逆旅

五十一

活長魚沈陸恐摧鱗清時英俊如麻葦敢歎長年甑有塵
張耒項城道中詩曰塵壁蒼茫有舊題十年重見一傷悲
野僧欲與論前事自說年多不復知 鼉補之
題穀熟驛舍詩曰驛後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
倦遊到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 又曰一官南北
鬢將華數畝荒池淨水花埽地開窗置書几此生隨處
便爲家 范成大宿清湘城外田家詩曰驅馬力猶彊
秦林身始疲淨淨雲拂帳滴滴水鳴籬未熟燈前夢閒
尋道上詩湘中多夜雨客枕最先知 陸游山邨經行
因施藥詩曰逆旅人家近野橋偶因秣蹇暫逍遙邨翁

不解讀本草爭就先生辨藥苗 又旅舍詩曰寺鐘吹
動四山昏繫纜來投江上邨木落不妨生意足水歸猶
有漲痕存爐紅手煖書差健鼎沸湯深酒易溫勿爲無
年憂寇竊信信小犬護籬門 又上虞逆旅見舊題歲
月感懷詩曰解艫爲家東復西今朝破曉下前溪青山
缺處日初上孤店開時鶯亂啼倦枕不成千里夢壞牆
閒覓十年題漆園傲吏猶非達物我區區豈足齊 又
果州驛詩曰驛前官路埃纍纍歎息何時送我歸池館
鶯花春漸老窗扉燈火夜相依孤鸞怯舞愁窺鏡老馬
貪行強受鞵到處風塵常撲面豈惟京洛化人衣 楊

人部

萬里都下無憂館小樓春盡旅懷詩曰病眼逢書不敢
開春泥謝客亦無來更無短計消長日且繞闌干一百
回 又分宜逆旅逢同郡客子詩曰在家兒女亦心輕
行路逢人總弟兄未問後來相憶否其如臨別不勝情
又道傍店詩曰路傍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
道是渠儂不好事青瓷餅插紫薇花 又宿新市徐公
店詩曰春光都在柳梢頭揀折長條插酒樓便作在家
寒食看邨歌社舞更風流 戴復古秋夜旅中詩曰旅
食思鄉味砧聲起客愁夜涼風動竹人靜月當樓浮世
百年夢他鄉幾度秋店翁新酒熟一醉更何求 又萍

鄉客舍詩曰草罷惜春賦持杯亦鮮歡檐楹雙燕語風
雨百花殘小閣無聊坐征衣不耐寒地爐燒石炭強把
故書看 真山民三山旅夜詩曰獨坐本無況悽涼更
旅中檻低檐礙月窗破紙吟風鄰館笛三弄譙樓鼓二
通半觴聊自適新荔劈輕紅 又漁浦晚秋旅懷詩曰
西風吹夢越中遊翦翦輕寒入短裘雁字不將鄉信寫
蛩聲空和旅吟愁郵亭冷雨孤燈夜漁市斜陽一笛秋
是處山川即我土仲宣何用怯登樓 元郭奎當塗客
舍詩曰姑孰溪邊獨倚樓江城二月似深秋孤雲無處
求親舍先隴何人祀首丘花落始知寒食過雁歸渾是

夕陽愁故山應有王孫怨春草萋萋沒盡頭 又早秋
旅夕詩曰初月涼風夜向闌倚樓愁到笛聲殘天高閨
闔銀河白露滴梧桐金井寒多病馬卿猶是客幾時張
翰也辭官年年怕近清秋日憶殺湖邊舊釣竿 何中
水口夜思詩曰牢落不成寐荔陰寒石磯潮生灘響盡
海近夜涼歸旅思隨時改鄉音逐遞非燕南與越北祇
足費征衣 楊奐未歸詩曰渭水遙通洛函關近隔秦
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夢寐嫌爲客妻孥不諱貧一
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戴良除夜客中詩曰歲月遽
如許蹉跎老却人一年惟此夜明日又逢春湖海未歸

客風塵多病身感時渾不寐燈火獨相親 又宿高密
詩曰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齊地晚紅葉海邦
秋燈影明官驛鐘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岑安卿和來竺西見寄詩曰歲暮重峰寺詩文喜共
論暝雲昏疊障寒雨滯孤邨別後病飜劇書來身幸存
藤枝肯扶老終扣月中門 又沙縣小樓詩曰半載客
延平沙場夢愈驚蛩鳴深巷靜月昃半樓明故國三千
里歸途一月程西風在庭樹締絡不勝情 明劉基旅
興詩曰日落天氣涼逍遙步庭墀蟋蟀已在宇鴻雁來
何遲少壯輕遠遊衰老傷別離念我親與友各在天一

涯音容兩契闊悲歡絕相知鍛羽懷舊林戢鱗思故池
百年能幾何逝者無還期俛仰增感歎有懷當語誰殷
勤託宵夢聊用慰所思 梁寅旅舍詩曰寥闊山林迹
淒涼江海情巴歌從俗好楚服爲人輕把劍秋風起憂
時白髮生黃金雖所貴未敢論縱橫 茅大方客舍詩
曰停車傳舍息煩疴謾謾涼風振樹柯欲寐不成翻起
坐布衾疎薄奈秋何 楊時秀江南旅懷詩曰客夢家
千里鄉心柳萬條片雲遮海嶠一雨送江潮戀闕綈袍
在懷人尺素遙春光看又晚何處灞陵橋 徐禎卿在
武昌作曰洞庭木葉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臥

武昌城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
南征 夏言宿宣風館詩曰石梁潦水靜依痕雲碓斜
春沙港渾寒葉隋林迷徑路暝煙生野失山邨歸心遠
客情偏劇望眼高堂日又昏厭聽候蟲眠旅館坐燒紅
燭役吟魂 謝榛宿淇門驛詩曰駐馬淇門夕空堂暑
氣徂暝煙官樹合寒雨驛燈孤濁酒聊幽興悲歌亦壯
圖相違舊朋好三徑日荒蕪 許邦才夜投林泉觀詩
曰落日相將萬疊山深林何處有柴關不因邂逅巖扉
宿誰信天台隔世間

原賦 晉左思魏都賦曰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

廣成之傳無以儔豪街之邸不能及 **增**元陸文星夜
 聲賦曰微醺醒中夜獨寤當逆旅心清聽斯聰聲動臆
 可舉 **增**明袁袁思歸賦曰旅荒徼以羈處兮心恇恇
 而多憂陽春逝以流邁兮曜靈迅馳而不留涉恢台之
 炎夏兮赫焦灼以鬱蒸瘴疇疇以中人兮觸沈疴以驟
 興寒熱搏而襲逆兮苦疝崇之相乘乏單豹之內養兮
 二賢伏而伺升哀吾生之孔艱兮逢百罹以備嘗進觸
 藩以踟躕兮退曳尾而摧藏嘉魯連之肆志兮雖貧賤
 其何傷世好朋而習佞兮懼悻直之構殃遜幽谷以逾
 紀兮忽奔走乎遐方豈好爵之吾縻兮實簡書之可畏

收孟明於三北兮蒙羸繆之渥惠奉周任之炯戒兮勉
 陳力以就位冀鉛刀之一割兮庶伐檀之無媿老冉冉
 之將至兮疾疢糾其相仍俟河清之幾時兮恐朝露之
 易零誦夫子之雅言兮疾沒世之無稱紛王事之鞅掌
 兮籲天閭而乞身積頽思而寢息兮憎愠愉而怵惕喟
 中情之莫我察兮眷懷歸而未得夜申旦以不寐兮就
 角枕而反側蟲蔚蔚以潛飛兮聽空除之蟋蟀先秋氣
 以哀嗟兮感時物之數易魂營營以夢歸兮覩故鄉之
 鬢髣歎驚寤以在牀兮怛懍懍以惇惇昔鍾儀之囚晉
 兮操土風而不忘彼莊舄之仕楚兮詠越聲以傍徨覽

人部

李倫之奏引兮思娛老於河陽繹陶令之賦詞兮脩初
服於柴桑人情各懷土兮豈必經營乎四方余既不能
徇華以苟祿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孔接浙以違齊兮
軻濡滯而出晝欽疏傳之炳幾兮脫桎梏於組綬梁歌
噫以竄稽兮梅挂冠以遜吳仲樂志於園藪兮張興思
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兮超繳贈而遠徂非斯人其誰
與歸兮永逍遙於江湖亂曰元鸚黑烏號寢宮兮鳳皇
翩飛匿林中兮人各有心紛不同兮靜躁殊趣貴中庸
兮塊獨居此將安從兮我思古人希哲蹤兮

原議晉潘岳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

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
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
于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帝
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於
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之所
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
畿輻輳客商亦稠芻秣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
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接館
則寇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
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率歷代之舊

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

增傳明宋濂李疑傳曰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睜睜未瞑即昇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

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鍊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

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

就然其行最著云

摺奏記柳宗元邠寧奏記曰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

